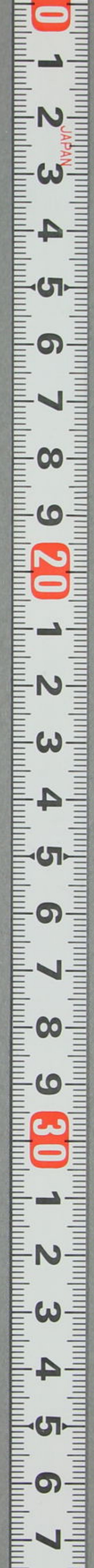


和16  
1601





和  
1.601  
卷

鍾子任書  
與編一十  
四書



為早拙田大與子事務備員  
故菅政吉（杉山人）追福  
寄贈

墨潤堂印行

明治四十年  
五月十日

道光庚戌刻本  
光緒壬辰重脩

坪内雄藏

東儀季江

田中唯一

阪荏利夫

前田香軒

前田多藏

徵刻啟

劉子全書四十卷明山陰劉忠介公手著高第弟子  
董无休所編次凡語類十三卷文編十四卷經術十  
一卷附以行狀年譜各一卷閑道之功憂世之志修  
已及人致君濟眾之業備於斯矣公清德高節致命  
成仁

昭代褒闡

錫予專謚從祀兩廡聞風興起者咸思由文章以考見其  
道德乾隆中郡人所刻遺集刪掇簡畧無以發示精  
蘊幸董氏定本手藁具存擬重加校紬繕寫付梓惟  
卷表較多需費千金以上用是啟告

志學君子分任集成尅期蒞事俾廣其傳以垂不朽

劉子全書

徵刻啟



先賢靈爽實式憑之道光二年十月後學王宗炎啟

校刻姓氏

蕭山王宗炎晚聞

山陰李宏信柯溪

蕭山陸成本畫村

蕭山湯金釗敦甫

山陰李 澣鐵橋

上虞徐迪惠鹿苑

會稽吳 傑梅梁

上虞王望霖石友

山陰沈運照蘭石

山陰孫 欽雨川

山陰杜 煦尺莊

諸暨周 棗改亭

山陰杜春生禾子

山陰何士祁竹薌

山陰方 煦少梅

會稽宗績辰笛樓

會稽劉 湄穉泉

上虞王燕藻五橋

上虞錢協和劍生

山陰劉 驥楠墅

山陰周 厚龍樵

山陰孫 慶積菴



會稽張 濂廉泉

山陰沈 元柱山

山陰杜寶霽晴佳

覆校姓氏

蕭山吳鍾惺樸菴

蕭山王曼壽恭甫

會稽陳祖望冀子

會稽沈傳薪小齋

山陰沈復粲霞西

右道光間郡士大夫釀槧全書蕭山王晚聞太史

譔啟也念祖星詒既修完遺編念非更刻董氏編

本猶禪梁父而不封泰嶽沂洄江漢而未窮嶠源

无以副天下學求載山之學者心顧舊版燹毀蝨

餘寥寥百一綜繕鉅費當千數百金兩人力艱勸

辦擬仿前例徵助糾成又苦入貲官都不解作書

語檢得此文言簡意該宜當日朝野諸公為興起

矣并原次出錢前輩名氏臨寫重刊分投請乞鳳

書樂襄勘讐請與其列夫今之

縉紳先生通人學士崇德志道甯讓前賢當能觀

感勗勸昌明正學溥惠儒林使念祖等亦得以因

人成事也遲枉金泉藉葳劓厠惟共圖濟之光緒

壬辰子月

會稽鍾念祖

山陰謝鳳書謹誌



山陰周星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names like 山陰許模記刻字]*

劉子全書遺編校刊姓氏

山陰王元鎬月峰

會稽陶 鎔訪雲

會稽潘尙楫麗槎

上虞錢 攻漢邨

會稽潘 楨西泉

山陰孫聞禮又峰

山陰史致蕃椒圃

山陰王 澐湘浦

山陰何主祁悔菴

上虞王振綱冶香

山陰杜寶長稼軒



山陰王錫九萬史

山陰金聖梅蘭臣

上虞王鴻謀蘆菴

上虞王邦獻硯山

會稽丁文鈿介菴

會稽朱鳳樓鐵舫

山陰杜寶燕竹蓀

上虞王雅言漁邨

山陰楊鼎桂辛

山陰沈昉寄颿

山陰王了齋

四聖廟臨邑書院書新忠烈高儒

山陰後學沈復榮敬摹





國亡講學不識廉恥只此一言可塞天地戴山首陽相望並峙赫然餓夫至今未死

華亭後學杜甲拜撰

歷官十階入去其位君子之仕也故難進而易退劫魏忠賢劾熊廷弼如雷如霆何有於溫體仁何有於馬士英小人攻之君子救之已而已而從政者殆而而先生不知也進則建言退則講學公自完其為人而失其譜者面規而改錯嗚呼倪元璐之師且不能進史可法之軍挈城以殉浙一隅耳何責於黃鳴俊溺不得死餓不遽死亦不能作文天祥而竟為江萬里嗚呼踐則臭兮斯世也亦可已矣山有藪兮百草不芳為句踐則臭兮為公則香講席如故我居公堂今拜公遺像深衣幅巾獸立旁皇是有憂國之心者與嗚呼崇禎嗚呼宏光夙齡私淑日子劉子今展遺容與夢見似公宣道堯經綸至誠功操慎獨粹面潤身羣小側目正色立朝立誠為幹屹不動搖居朝日少居鄉教授古社證人德言善牖人譜聿傳紹聞興起後公百年忝公鄉里年逾四十曾未聞道對公之容撫膺自悼公有定論鄉曲非私立廉振儒百世之師

餘姚後學邵晉涵拜撰

使執筆序先生書者汗流浹背况蘭之禱昧無識有辱先正者哉道光丁未孟冬姚江後學朱蘭序



劉子全書遺編目錄

卷之一

語類一

證人社語錄

卷之二

語類二

問答 學言

卷之三

文編一 奏疏 揭

亟申討伐疏

請卹罪廢諸臣疏

再懇在籍調理疏



恭報屬縣敵情疏

陳今日禍敗之局疏

恭慰聖懷疏

哀陳母節揭

據疏質明揭

再申膚見揭

亟補京縣缺員揭

辨劉侍御揭

辨高劉二鎮揭

卷之四

文編二 書上 論學

與陸以建二

四

五

與某

答秦履思二

三

答管生睿生 德隅

答秦履思十

十一

十二

答管睿生

三

答管而坳



卷之五

一

復志子

與

答族姪

答馮生

與履思十九

答陳生則梁

答陳生紀嘗

二

答錢生欽之

與某

又

答王生

答毛學師

卷之五

文編三 書下

時事出處

啟

答劉石間浙撫

一焜

與蔡泉州

善繼

答某公祖

與某

與章錫一匡

與某



與王金如 朝式

二

與陶石梁 爽齡

與族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與趙景毅按臺 繼鼎

與族弟

與子洵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復宋未孩淮撫 大典

與舊太守石公 崑玉

與石梁二

與祁世培

與李緝敬太常 日宣

與賀中冷津撫 世壽

與周彝仲州刺

答吳朗公給諫 執御

答徐蓼莪兵垣 耀時

答吳朗公二

答陳生三

答李道之 冲

答范太蒙銓曹 鳳翼

答章爰發縣令 重

答王生 開

與徐亮生大參 人龍

與熊浙撫

與成台道 仲龍

答駱學師 光賓

答史子虛

與秦履思二十

與履思二十一

答姜仲海主事 銓

答范質公



與倪鴻寶祭酒 元璐

與族姪永侯 明孝

與段幻然 然

答路廣心銓司 蓮

復王天錫 爾祿

與于太守二

致柴延喜兵憲 紹勳

與黃跨干浙撫 鳴俊

與鄭總鎮 芝龍

與左總鎮 良玉

與劉總鎮 澤清

與李緝敬太宰

答祝開美五

答黃石齋大宗伯

答張生考夫 履祥

二

與開美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答史子虛三

答周奠維副使

夢尹

與于瀛長分巡三

謝王止敬分巡旌表先貞節啓

謝李懋明按臺表揚先貞節啓

謝劉石岡撫臺給扁額啓

答章氏婚啓

卷之六

文編四序

引

書題

跋

考

議

記

雜著

曾氏家乘序

重刊荷亭文集序

張慎甫四書解序

禪宗定案序

陶庸齋慥慥齋集序

胡松菴先生錄序



史鴈峰詩集序

初本證人小譜序

劉氏家譜小序

世表 年表 選舉表 世家列傳 內傳

祖訓 典禮志 土田志

救荒事宜序

古小學記小序

學的 躬行 禮學 樂學 射學 御學

書學 數學 聖統

古小學通記

政本 問官 入官 王道

宗課序

伯舅姆司馬氏章太安人七十壽序

丁長孺先生六袞壽序

族叔玉宇先生八十壽序

譚母胡孺人七十壽序

趙母黃碩人七十壽序

壽秦淡如先生七袞序

蒙求句解引

義田引 孝義傳芳

題張幼青弔忠錄

書管石峰卷

王堇父廟制書跋

薛安人貞壽錄跋



三統考

兵餉議

今是園記

亡兒哀娥葬記

完白公捐俸記

聞詔獄惠君世揚之耗記事

游禹穴記事

續譜義例

家廟祭典

家廟昭穆位次圖說

子孫序立昭穆圖說

祭義十倫

孺子問

芳齋三世祀典小記

芳齋忌祭小記

怡軒祀典說略

大家紀記

讀鄭風

自訟兼示諸生

族姪明孝贈言

示洵兒

遺言示洵兒

重修古小學公呈

卷之七



文編五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錄遺 傳 贊

祭文

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稷峯章公墓誌銘

北渠章公暨配顧安人合葬墓誌銘

陳母劉氏姑婦同圻誌

累贈淑人劉母貞節周氏墓表

光祿寺少卿周寧宇先生行狀

顯考妣行狀錄遺

族父學可公傳

舒城丞章蘭臺傳

共姑傳

張守齋像贊

祭趙儕鶴先生文

祭孫師母徐夫人文

祭周中丞文

祭吳磊齋文

卷之八

文編六 劉氏家傳

慕公世家

昭父謬臣列傳

謙齋遂安列傳

素菴列傳

日涉列傳

謚菴希靜列傳



檜菴怡軒列傳

養拙質軒列傳

兩贈公列傳

附守直養齋

南塘南園龍吟二峰列傳

司馬公列傳

文峰石泉止山三學博列傳

徽州長泰兩公列傳

巽峰太虛列傳

見吾列傳

仰宇列傳

成吾悱齋沖和雲崗列傳

勿齋玉笥列傳

凝和崑崙兩州刺公列傳

高淳衛幕兩公列傳

泮倩列傳

僉憲方伯兩公列傳

兩世先贈公附狀

卷之九

文編七 劉氏內傳

賢婦列傳

貞婦列傳

淑媛列傳

卷之十

文編八 宋詩



劉氏家廟樂章五首

懷海內諸君子

詠金山

雷門鼓賃為彭讓木父母作

弔劉烈女

題金氏節孝承恩集

和崑崙叔四首

憶壻二首

勉壻

謁定山先生祠二首

棲霞白鹿泉

同桂堂兄遊牛首

金山

謁姬忠烈祠

過座師鑑湖先生故里二首

和健甫兄寄懷用韻

答門人彛弟書

三山草堂懷健甫兄參江右政二首

題謝墅陸侍御草堂四首

春日同崑崙沖倩兩叔泛舟城南

壽崑崙叔七旬

元夕同崑崙叔登戴山翫雪用韻

金陵懷古四首

同錦屏興宗姪恒之門人章玄宇內兄遊棲霞二



首

春日同鴈峰蟠木兩舅參拙表弟遊偃山

謁孟廟十首

滁州道中歸興

轉和門人陳敬伯

立春登靈巖山

丁卯元旦卽事

同洪溟上人天衢弟登秦望二首

同天衢弟聯句

妹氏初度呈淑先

挽周寧守先生

示壻紫眉

閱水經二首

過聊城有感

泊南旺

讀巖居會語用韻首

望泰山

贈王聚洲年友

邸中不寐

山房卽事

遊湖上作

瑞花臺

送彭讓木父母入觀

元旦侍宴鑑湖師於姚江旣別賦贈



辭崑崙叔招飲和來韻

雪中過訪崑崙叔遺贈二絕奉答原韻二首

送陶淑先入太學三首

陶鏡心丈將南偶占挽駕

大柳客店見高存之題壁慨然和之

除夕示陳敬伯三首

雲門聞鶻次天衢弟韻二首

送特倩叔備兵山海二首

陽穀道中辭春二首

對月

述懷

風潮

哀送徐生之粵

卷之十一

哀纂一

陽明先生傳信錄一

卷之十二

哀纂二

陽明先生傳信錄二

卷之十三

哀纂三

陽明先生傳信錄三

卷之十四

哀纂四



人譜雜記一

卷之十五

哀纂五

人譜雜記二

卷之十六

哀纂六

中興金鑑錄一

卷之十七

哀纂七

中興金鑑錄二

卷之十八

哀纂八

中興金鑑錄三

卷之十九

哀纂九

中興金鑑錄四

卷之二十

哀纂十

中興金鑑錄五

卷之二十一

哀纂十一

中興金鑑錄六

卷之二十二

哀纂十二



中興金鑑錄七

卷之二十三

附錄一 金鑑錄六

明史列傳

卷之二十四

附錄二 金鑑錄五

行實

孫士林記

明劉忠介公全書遺編創稿鄉先輩杜禾子孝廉成於沈霞西處士醵刻始道光辛丑竣工庚戌歷十歲甫印行流轉不多旋遭寇難世眇知有此者念祖昔聞公忠孝大節時懷桑梓之敬求讀遺書而垂髫去鄉壯官於滇地既僻遠時又值兵火滿

地不能得也中恆耿耿懷之不懈及乞病歸而郡中自焚掠後故家藏籍散亡殆盡訪人閭市虛慕莫饜戊子夏得交周麻翁太守周氏山陰望族少於嘉道間耆碩多曾捧手受教故鄉邦文獻每能述之念祖月必數過從問遺聞軼事為樂嘗從容次及公遺書麻翁為數說往昔輯錄校勘源委且告以道光中糾梓全書及遺編殘版亂後並在塘工局聞地卑溽黴腐已多幸完者復蟲蝕鼠嚙中邊殘壞苟勿乘時修整行將盡矣念祖聞之如言數請夫主局事者置不省去秋舉告謝葵蹊司馬葵蹊慨任以屬馮君棣堂不數日果尋得賫致葵蹊印出一本并殘版六篋送弄念祖寺池居第之



爽樓因得審核最凡全書存版三不得一遺編毀  
失僅祇百餘乃書商竄翁共任剗摹印費先事  
修補然苦闕文之本臨繕竄翁走書遍問泐吳諸  
藏書家咸謝無有徐顯民秀才聞有斯役爲從董  
君竟吾假藏本交竄翁始籍付梓并據鏤補中間  
模糊蝕損兩萬餘言而第一卷廿一二葉猶闕顯  
民從兄飴孫孝廉知董氏尙藏殘帙有之復爲借  
來檢補所失得歲全功旣竣事念祖心猶有未慊  
者原槧于原引諸書往往奪落文字亦多舛誤時  
雜俗體又由多作繇校多作較必是據本原避明  
諱顧改之不盡畫一在先杜氏大吉樓沈氏鳴野  
山房藏書富甲浙東兩先輩又非不解繙帛卷冊

者意不欲失當日底本真耶今若一一紬正則舊  
版竄朽匠艱空鏤悉更別刊又文字明晰棄之可  
惜或勸爲校勘記附帙尾復以誤文易揣引書習  
見俗字周知人必將以張皇見笑不得已祇就補  
刻諸葉少少斟改俗誤諸奪落字旣限行墨不容  
攙入都仍其舊但蝨版中空兩面各同薄梳慮不  
持久統爲重刻屬之後賢望必悉心勘讐裨成善  
本庶補今者憾也至于忠介品學史乘及前哲記  
載褒揚久著此書編看本末詳在鈔述均毋煩架  
牀疊屋更爲贅言但記修補緣起繫之目後光緒  
十八年歲次壬辰仲冬廿一日會稽鍾念祖謹誌



劉子全書遺編鈔述

山陰後學 杜春生 撰

一劉子全書四十卷子之高第弟子會稽董无休隱君

編定前有鈔述一卷備詳輯錄之旨其本春生向得於

一故家閒有殘蝕同里沈霞西處士復粲亦得一完足

本即嘉慶中吾邑陳默齋總鎮廣寧刻於福建之底藁

也係康熙間王顥菴相國揆為兩浙學使時鑒定惜陳

刻不著董氏編次姓名其版畱閩致流傳未廣因啓告

鄉先達暨諸同志復以董本刊行霞西又志圖續輯

相約共事奈春生累年病廢而霞西凡遇零簡殘編以

及法帖墨蹟之屬積久共得二十四卷索序其端春生

爰從其請畧仿董氏鈔述數則以附贅之按董氏全書



鈔述有云集以全書名祖二程全書也今以語類文編  
經術分次共爲一書餘俟再蒐以補未備或以續別外  
名之嘗讀錢緒山氏陽明文錄敘說所謂續別外者各  
有其義并溯有宋程朱二子著述皆然茲所采獲既無  
別外之義可求亦不必續董氏之書故題曰劉子全書  
遺編云

一曰語類首證人社語錄證人一會爲吾越數百年來盛  
事不可不存梗概使後人讀之想見當日斷斷有洙泗  
氣象足以感發奮興故具載全文其經董氏錄入全書  
者原篇則從刪惟存其目註明見全書某卷間段摘錄  
者本文不刪仍註明某句至某句見全書某卷其同會  
陶石梁 夷齡 繆真我 伯昇 張芝亭 汝懋 邢淇瞻 大忠 諸

先生所作講竝依原書附載之茲定爲卷之一

一語類次問答學言按語類見於全書者凡十五種董氏  
所編最爲詳慎其間有遺漏者乃无休先生刪訂之餘  
蓋中有大意本同而措詞稍異有因人施教而立說未  
融此其去取自有別裁非如書牘詩文或家常文稿或  
臧去爲榮偶限見聞致闕登載者也第吾輩學識闕昧  
於全書未能貫通姑掇拾一二以俟知言之君子訂焉  
茲定爲卷之二

一曰文編全書首列奏疏今所得六篇皆全書中目存而  
文闕者伏讀乾隆四十二年 裕陵聖諭有云劉

宗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直言忠藎溢於  
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云雖諸疏中乖



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祇須酌改數字存其原書大哉 聖人之宏曠代所罕覩也疏後附揭

六篇亦全書例茲定為卷之三

一文編次書啟全書以講學時事出處分上下茲仍其例定為卷之四五

一文編次序引題跋考議記雜著按考為全書所無議列傳後雜著自為一卷列賦詩前今以篇數無多并置於此定為卷之六

一文編次墓誌銘墓表行述遺錄傳像贊祭文按全書張守齋像贊有目無文今補錄祭吳磊齋文係從節畧今補全定為卷之七

一文編次家傳按劉子於崇禎癸酉續纂水澄劉氏家譜

戊寅告成為表為志為傳凡七卷其目詳載年譜蓋譜

雖劉氏一家之書而經子手定足為天下後世取法歐

蘇二譜不得專美於前矣全書目錄載有劉氏家譜序

旁注云刻譜內今子所纂家譜具存竝無自序惟有崇

禎乙亥商周祚序一首豈序本子代作而董氏固知之

者歟然別無可徵不敢輒錄茲以續譜義例祭義圖說

并表傳志等小序分入各類定列傳為卷之八內傳為

卷之九

一文編次詩按全書以時地分次即編年法體例最善茲

所蒐采雖畧有著歲月者亦有可攷索而知者但未能

悉為表明自不如分類之易檢也定為卷之十凡一題

而董氏已摘錄一二者俱於題下注明



一曰哀纂董氏於全書外附載討次哀纂二目討次諸書今俱未見哀纂如古小學集記通記二書小序僅存今編入序類餘多不傳其存者首陽明傳信錄康熙間海寧陳奕昌有刻本中有答陸元靜十則妄心則動一則性無不善一則理無動者一則未發之中一則能戒慎恐懼一則照心非動一則必欲此心一則不思善一則病瘧之答顧東橋拔本塞源論雖俱采入聖學宗要但此書係全帙不便刪削謹依其舊茲定為卷之十一十二十三

一哀纂次人譜雜記是書明及國朝屢經刊布惟董氏藁本所載乃劉子最後改定而伯繩氏參訂者也與行世諸本大有異同即如人譜考旋篇子有云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一關而綱紀之以食色財氣終之以學而畔道者此編首警游夢謹獨之旨也未警假道學畔道之防也前後次第井然有條他刻顛倒推移殊失劉子本意故知此為定本無疑矣董氏鈔述作四卷藁本不分卷茲定為卷之十四十五

一哀纂次中興金鑑錄按年譜錄成於乙酉二月時子已歸田命門人張應鰲陳毓華輩同預纂輯書成未及進而南都覆沒矣原本首尾略有殘闕徧訪鄉人惜無別本可補茲仍其舊定為卷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一附錄明史本傳卷二百五十五與漳浦黃忠端公道周同卷茲定為卷之二十三

一附錄子之次孫士林字子志所編歷任始末誥命世譜及



所撰行實茲定為卷之二十四

一董氏有戡山弟子籍附載全書首帙著錄者八十人嗣

後鄞人謝山全氏撰子劉子祠堂配享碑凡三十五人

為董氏所未載者十人吳麟徵嘉齊海鹽章明德晉侯會稽朱昌

祚縣之山陰戴易南枝山陰華夏吉甫鄞縣王家勤占一鄞縣張應燧餘姚

張成義能信慈谿徐芳聲徽之蕭山沈昫甸華仁和又檢府縣志得未

載者六人徐奇而法會稽見儒林傳傅商霖天資諸暨見忠節傳傅雨奉義

行傳沈靜止安會稽見隱逸傳葉良玉君琳山陰見孝友傳毛先舒稚黃錢塘見文

苑采戡齋藏書稿得未載者二人沈應位中一孟口

養浩於全書中證人社語錄得未載者四人祁鳳佳公德

山祁駿佳季超山陰周懋宗文仲山陰周尚夫口口皆有記語列

在門牆者也文編得未載者十三人胡嶽嵩高山李朝暉

明初鄭引休仲王毓芳伯含會稽王毓蘭素中會稽趙重慶君法

山陰胡鳴鏞口口金鉞宏民嘉善鮑濱長孺餘姚盧演文言餘姚張元迪惠侯

山呂孚信夫山陰徐口口江體乾於年譜得未載者三人錢承

錫欽之會稽王谷太含山陰陳道永口口皆有訓言夙承啟迪者

也年譜錄遺中有陳樹勸紀嘗山陰全氏祁六公子墓碣銘

有祁鴻孫奕遠山陰陳昱陶菴集有子之門墻陳剛小集山陰亦

斑然可考惜掛漏者當不止此云

一全書有經術一類子所纂述論語大學易經曾子董氏

悉彙入全書惟中庸孟子尚未著有成編故黃梨洲先

生有孟子師說之作董无休先生有中庸學案孟子學

案之作皆以闡明師學裨補闕遺誠劉明之系臣也黃

氏師說經進四庫近已刊行董氏二種案僅有彙本



春生 與全書本同行者今藏於家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一

邑後學 沈復榮 編輯

語類一 證人社語錄

題辭

此事久成空谷偶爾拈起耳目一新人情稍知向往然於  
 而叩之講學美名耳此中下落果是作何尋討在會諸君  
 子蓋有習焉而弗察者矣逐隊焉而進逐隊焉而退焉下  
 知其於坐一何如也即沾沾焉日取昔人之言而誦誦  
 之間以得其疑義如射覆然吾不知其於坐下何如也審  
 如是講學一事無乃傀儡伎倆乎幸石梁先生主盪斯道  
 每微有指點輒能開人銅習與之下手於此諸君子有於  
 奮者稍相與發明其事遂亦不鄙予而獲請序焉此道賴





以不強聖遠言溷學絕道喪後人張儀於從入之途有竭  
一生之心力不能博入門一步者正爲無明眼人指點不  
免墮入坑塹去妙道之重於世如此因思會時一生每提  
起識認二字爲學者諄諄諸君子於此事未嘗識認又  
如何討下手乃高明之士又往往深求之使欲識認今恁  
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因而反於九聖者有之辜  
負先生苦心矣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二臣弟友卽  
吾夫子猶以爲難焉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子又曰仁者  
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仁則人不仁則人仁不仁  
之際正須急開眼孔在此學以證人言也諸君子亦人而  
已矣姑書之以俟再證學人劉宗周書

證人社自崇禎辛未三月三日始每月衣冠少長咸集

序雁行雍雍可觀坐定拈書一章互發其旨雖言人人殊  
大畧使人叩心自得而已卒歲紀錄成帙遂付之粒噴  
其言曰證人無他道復吾心而已矣心復卽人全心虧  
則人亦虧矣曰四體一不虧命曰不虧人證言心而說於人  
曰人必果人也與之雖然無患耳耳目四體一不具吾無  
欲以具之也心雖虧故在一日而慷慨悟焉卓然有以自  
樹焉昔之口與禽獸不遠今之日與堯舜合轍矣夫一日  
亦忽然耳心而心復俄而人全復矣堯舜合轍而曰我不  
能非不能也不爲也孟子曰言不能者自賊者也有目  
而自薰之有耳而自窒之有四體而自戕之曰自賊有心  
而自虧之而曰非自賊也得乎自賊吾言曰四體形雖殘  
心故無恙自賊吾心耳目四體徒具亦委形耳昔人謂哀



莫大乎心死孟子亦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夫形死則  
哀之心死而不自哀吾見舉世之大迷也念臺子署其社  
曰證人誠哀夫世之自賊者衆而欲舉而生全之令其求  
所以自證意甚盛也欲自證焉亦求諸心而已矣崇禎壬  
申八月望柴桑退叟陶顛齡題

證人社語錄 辛未

第一會

劉念臺先生記

崇禎辛未之上巳始會同志於石簣先生書院衿紳駢集  
可二百餘人蓋希聲久曠驟聞有是舉不覺喁喁響應有  
不約而同者意斯道之在人心真不容泯滅者乎既行  
禮於

先聖先賢乃即坐司會者章生晉侯贊開講鄉諸老逡巡

相讓余乃命晉侯畧演經義以受質晉侯於是朗誦大學  
之首章既卒業特問致知在格物之義胡璞翁曰陽明先  
生言良知得力全在致字今人誰無良知者但不能致之  
則有時而昏良在何處座中因有重躬行之說陶石翁曰  
行不至處正是知不至處致知在格物則不必復言行矣  
晉侯復舉經文兩物字質異同余曰盈天地間只此一物  
更無二物自其分者言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其合者言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或問格物工夫從萬處用從一處用余  
曰大學言物有本末一者本也舉其本而末自該非物物  
而格之之謂也一生因問文成爲善去惡之義如何余曰  
人性本善其有時而惡則氣拘物蔽之病耳文成言致良  
知於事事物物之間非直以爲善去惡當格物余因問格



物工夫時時用得今只就坐下言工夫果在何處董黃翁曰循省從前過失余曰從前過失是過去邊事畢竟現在時何如沈生中一日提醒良知曰又是騎驢覓驢傳生中玄曰此間一堂之上互相講究此心熒然無少障蔽卽是良知呈露否余曰此可謂良知之呈露却不可謂是格物工夫若坐下言工夫亦不外揚眉瞬目邊事只要就此討箇歸宿耳邢淇翁曰此間一堂氣象與堯舜果無分別少間外出有背而馳之者况保其將來此正爲無歸宿在石翁曰信得堯舜其心至今在時時靡不爲堯舜余曰然座中復誦言遷善改過爲喫緊功夫者石翁曰譬之此堂原是家傳物須以身住處其中方可隨時灑掃逐事搬運做成家備遷善改過是搬運灑掃邊事更須覓主人翁在家裡住也於是座中皆有省頃之余復喟然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箇人人便是聖人之入聖人却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此學不講起至此見全書第十三卷尋進茶恭起諸生譁然少頃定後卽坐余謂諸生曰坐間格致工夫儘多蹉過矣只此譁然之頃有多少知不致物不格處卽淇老所云堯舜氣象果在何處况保出外時工夫乎諸生勉之乃起而散

第二會

門人章明德記

初會首發格致旨兩先生謂是文成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須信得聖人人人可做方是良知大開眼孔因有證人之說已別具在社約中及論工夫一則曰坐下



一則曰自家可爲指點親切四月會祁德公因舉素位一章質自得之義從主敬得來抑心體自然如此暢適劉先生曰自得全然是箇敬體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則此心已遊於天空地濶之境矣若只認作快活景象便已落無忌憚一流舉素位一章起至此見全書第十三卷是不可不辨祁世培先生曰反求時儘不安妥如何說箇自得先生曰唯其反求所以自得許器之曰說箇自得畢竟當有所得得是得箇甚麼先生曰實無所得故名自得世培先生曰自得功夫從行中做出行乎富貴等行字原非隨遇而安實實有所以行之者其功夫在素位處還在不陵不援處先生曰不求之居而求之行其心都已走向外去若所居果易則行自必不險矣何不自得陶先生曰易險二字大可尋味譬

如忠孝是極平常事何其易也真孝子必不自知其孝真忠臣必不自知其忠此之謂居易若有心於爲孝爲忠而此心之險已不可言更況世途之險也諸友復紛紛辨素位之說或以說素太素言或以通天地萬物爲素位言陶先生曰此等總是意見一起意便是行險又曰吾儕且莫說素位入說素位之功夫先生曰吾儕實踐功夫只當就空下求之立無爲之時是學生知尸坐時是學捨現在之位另尋一種先此功夫恐無是處陶先生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以位吾儕之有移矣若必逐位措辦便不勝零星濶遠之病即此便上外何言素位吾心中定先有箇權衡在而後任他何一至前舉不足以動其心故曰無入而不自得邢漢翁先生曰此等觀之以射喻君子極



有意味。正鵠二字可以想此心之權衡否。先生曰：心之權衡在審。考慮。中的處。故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只此是先一步功夫。講畢。陶先復更端曰：就書解書。縱說得十分。當與吾身總無干涉。亡儕鬚眉丈夫。讀書知禮義而質其行事。乃有不及婦人者。因舉里中張章二貞女。從一之義。嘆其從。禮。於學問者。不過如此。趙泰逢有感其事。必舉其鄉有救溺者。其事甚烈。因嘆讀書人處此。未免生出幾許躊躇顧慮。反不能若是。直遂也。或曰：讀書。人乎。先生曰：人自誤言耳。試把自身。真實體認看。亦不過盡吾為弟之常。有何奇絕難行。陶先生曰：即此是素位之學。既退且書其事。榜於堂。以為居易行險之辨。併附載於左。見陶先生之開示。後學俾各各向坐下討出。良知聖人。人人可做於此。已得一證云。

陶石梁先生語錄

四月初三日會中講素位章。一友舉其鄉有其兄。冬月墮水者。見者股慄。其人乃輕身從之。幾溺。幸濟。因問此為居易耶。行險耶。諸公相視未暢。厥旨予為之說曰：境原無險。易但問此心之安否。此心果安。即赴湯蹈火。皆為居易。俟命若此。心不安。即筵席之間。筮簪之上。其為行險。徼幸之事多矣。諸葛武侯有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所能逆視也。此為千古居易。俟命榜樣。子從來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大率如此。當是人見兄溺水。時倉卒間。更無別法。唯以身從之。盡力拯援而已。幸而濟天。也不幸而與兄俱死。此心亦可泰然無愧於天地。何



易如之若復徘徊瞻顧擇地後此藉口居易俟命之說以自解則此二語者乃爲後人首鼠規避偷生苟免張本如之何其可也然此時若更有一毫要譽惡聲之念橫生其間卽呂梁孟門瀕洞方寸後漢尚節義其君子好爲苟難憤激經生究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此又與於行險徼幸之甚者也不可以不辨

### 第三會

門人祁駿佳記

諸友舉學而時習之章講畢劉先生曰今日先要明如何喚做學卽今坐下諸友一一反問自己發何念頭來此相聚一堂若或有身坐堂中心馳物外又或以前輩倡率後輩勉從更或以講學盛舉姑來相與則於學字不明此會於成虛設如未發足前真有爲學問做聖賢一段的的意

意則今日在會堂是學出會堂去亦是學卽隨時應事涉

境無不是學此便謂之時習

此條見全書第十三卷

劉先生又曰人不知不愠似乎與悅樂相反覆發明不知學問到此只有這箇關頭最難破何則天之與我本是完完全全一箇聖人但一落於人便有氣質便有習染便有箇物欲之累聲色貨利種種填入胷中將天所以與我之體盡行埋沒學者卽極力用功夫於諸物欲之累頗能次第銷除直到後來尚有箇名根不化這名根又從何處來只爲胷中仍是箇物欲於本體全無湊泊考勘至此方是徹底學問

此條見全書第十三卷

李明初更舉求放心章孟養浩曰心是赤子之心原來不失若有一心放了又有一心去求豈不是騎驢覓驢所以



心是沒有放心的是不消求的劉先生曰汝知心原無放而不須求是乃所以求放心也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關尚有未淨處劉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一路做將去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祁世培問起至此見全書第十三卷  
繆真我先生曰人都說聖賢直指本體其實聖賢只有工夫一學字直貫到底至不愠俱是時習工夫只如天命亦全是工夫所以曰天行健於穆不已  
諸友有商及下學下手工夫者繆真我先生曰下學下字不可看錯下手工夫正是源頭工夫指庭前樹曰下邊正是他的根

又講意

繆真我先生撰

六經四子皆言學也而終不說破有言聖賢以學為家常茶飯無之非是者然總舍不得當下真心別有承當蓋人之所以列於三才異於禽獸者止此一點靈明惺惺不昧大學謂明德中庸謂天命通於晝夜貫於今古即時候有轉換吾心無變遷有轉換者氣運往來之時屬於人無變遷者靈明主宰之時屬乎天屬乎天為太極無極之時陰陽五行之時時即行健之心心即不息之學也故一言學而時在習在悅在矣悅即靈明炯炯自我作主得無所得安可謂有得於心而悅乎然則謂悅即悅學也可謂之字即指學也亦可一部論語論學最詳無非欲護持此靈明勿使沉迷耳論學至此直已通於天地萬物貫於元會運



世所謂至廣至大者唯此所謂無聲無臭者唯此故必說到朋來方見化育蕃變與帝王合局必說到不知不愠方見性命於穆與天地同根學固如是也故究其成曰君子雖然喫緊處尤在發憤用力若只標本體數效驗享見成學問猶不肖子孫欲享見成家業悠悠忽忽不一顧其蕩廢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

又語錄

張芝亭先生記

是日聚會甚衆一友講時習章講畢問學畢竟是何事時習之之字何所指既言朋來何以又有不知請質在座諸公劉念翁曰且莫把書義辨論未免自家意思反不明暢只要吾輩坐下各各自證清夜猛省方有下落繆真翁曰學是自家一點靈明卽是良知時時覺照一切顯晦得失

都不去照管念翁曰學卽良知極是陽明先生恐人墮落空虛故說箇良又說箇致便有許多切實處若只說靈明未免又落禪宗到底難得把柄夫子開口說箇學便是要學箇甚麼但把自己靈明時時提醒做主人翁果做得主人翁方是良知方是致良知這方是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卽是此意因問在座諸友卽此坐下能令此心不放否第恐一問一答種種屬放心事不可不知一座憮然一友辨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孟子之言似乎以心覓心念翁曰心豈有二一念昏便是放一念覺便是求直截痛快說箇而已矣此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念翁又曰今人只爲義利關叅不破未免昏蔽夾襍因舉祁虎子說天理二字最爲喫緊得力余謂卽



座下警省一語便是時習便是收放心便是體認天理直下承當不作擬議

又時習章講意

陶石梁先生撰

五月三日會中拈學而時習章余以臂痛不及赴子姪從會返述所聞請益余曰人人皆有箇至寶不學則不能知有就使功業文章炳耀天地亦只是醉生夢死而已故論語首拈出一學字學只是覺如醉斯醒如夢斯寤不昧本來面目乃能不虛向世間作鼎鼎百年內人故人生以學爲第一事也問曰學只是覺却又如何時習曰時時不昧卽時時是習如坐時不昧卽坐時習立時不昧卽立時習推而至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到處不昧卽到處是習習時卽是悅時悅是人心生機不寐卽生機不斷卽此是悅

不是今日習明日習習到熟處然後悅也問曰學又有效義如何只取覺義曰後覺效先覺只是效渠覺處如暗燈就明燈只是傳火非如優孟學孫叔敖衣冠言動遂伴摹擬然後爲效也問曰人生樂事最多孟子稱三樂如何只以朋來爲樂曰吾所學之事人人具有吾幸已先覺之矣如一人獨醒而滿堂皆醉卽醒者亦無聊賴一人獨寤而滿堂皆睡卽寤者亦何興味惟東邊有一人醒者吾卽可與之酬酢西邊有一人寤者吾卽可與之晤言生機自然活潑意興自然鼓動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漸漸都然相輝互映益覺爛然矣天下之樂孰大於是問曰悅矣樂矣亦君子矣又何必不知不愠始君子也曰此學問最喫緊處如金就火真贗始分耳所以夫子釋潛龍則曰遯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言依中庸則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君子之闇然所以異於小人之的然全在於此如坐時習只是不昧坐底這箇人終無以異於人之坐也推而至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總不昧此事親從兄應事接物底這箇人非有異於人之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也此正學問入微處人安從知人不知處正是吾心悅處何處著一毫芥蒂其間若忽然起一慍心即從前工夫徹底是假其不至於小人之日亡者幾希矣問曰遠方之朋唯知故來來者漸多即知者不少又何以人不知也曰學問到入微處不特尋常人不知即遠方之朋亦未必盡知也夫子及門之士至三千七十之多然能知夫子之用心者唯顏曾數子而已自子貢而下皆不能知也所以夫子向子貢喟然而嘆

曰莫我知也夫子貢生平自負知足以知聖人乍聞此語不覺驚怪所以汲汲然有何為莫知子之問抑知夫子一生用心只在下學而上達處子貢如何得知時習就是下學悅就是上達悅只在時習中人安得知非但不知悅併亦不知時習也上達只在下學中人安得知非但不知上達并亦不知下學也學問到人不知其一種平懷泯然無迹處鬼神不能覷其機正是聖人最得力處是故朋自來人自不知不相妨也夫子一生精神只此三語描寫殆盡如夫子自作像贊一般所以記者列之篇首學者於此有悟即學無餘事講學無餘蘊矣

第四會

劉念臺先生記

繆真翁以前月會語見示有學而時習之所之何事之說



沈友中一遂舉孝弟爲仁章相質蓋爲之字下註脚也孔門之學莫先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莫非人也人在卽學在不必更言所學何事余因問諸友有子務本之說其意云何諸友無答真翁曰本只是一點靈明這一點靈明能生天生地生人物豈不是本余問曰靈明更何本乎真翁曰只就孝弟上認取余曰然則諸君將爲大舜之孝悌耶抑王祥輩孝弟耶座中問曰舜與王祥霄壤處安在曰舜之孝全從本領得來看他號泣旻天夔夔齊慄處是何等精神豈祥輩所敢望王祥臥冰一事自君子觀之仍是務末董黃翁曰且莫看小了祥台輩各自反求儘有不<sub>法</sub>一節之七不足學因問舜孝從本領得來處安在余曰諸君不聞危微精一之訓乎有聖人之學而後有聖人之孝若不學則不覺如祥之孝仍坐不覺在可見同一孝弟而務本之與務末其事有辨卽同一靈明而知本之與知末其心亦有辨學者盍於此處開眼孔諸友請益余曰此不必求之大舜身上孩提知愛長知敬是人人具有的大舜只是完此具有之心此心卽道心精者精此一者一此而已學以務本正要在人生最初處著力始得非卽以孝弟爲本也邢淇翁曰譬之樹木必托根於地而後生今人都有箇良知良能在只爲托根處少一靜深之地所以終不能發皇余顧諸公曰探本至此更無餘蘊吾輩學問且莫向外馳求便可入地三尺

趙友泰逢離席而請曰前月之會某因嫁一里中孤女與



同事者有約因不終會而去此心兀兀不安者彌月以為向學之心不能不以事奪也奈何諸老曰赴約即是學也余因詰之曰當日果是此心判斷得應去而去否曰不知也曰於今已知否曰至今不知也曰然則子之良知已去爾幾一月矣趙友茫然余曰請為子還之子當日之去本從良知判斷來子自不肯供認耳此所謂行不著習不察也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此曾子一生傳宗得力子反以此自歉耶趙友意解復請曰人人有良知良能而不自得奈何曰只為平日向外馳求將學問一事都認作體面上事不就切己處尋討所以有時認子作賊本心喪失私意紛起憧憧往來不免枉費了一月工夫夫既認子以作賊則平日必多認賊以作子請君一一洗發何如趙友乃去而就坐余顧諸友曰幾見反躬克己如趙友者

章生權音問曰胷中塵染時起如何作淘洗法曰若是塵便能落因問塵染處是恁物曰只進取心是曰學者須知我大而物小則萬物不足以動我說在孟子解既醉章矣學者必開此眼孔方可入道此條見全書第十三卷

何友仲淵問曰學莫先於改過否曰然曰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過乘於無心往往已不及知因不知故不改故曰上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在聖人便已知得八九分了學者須時時簡點此條見全書第十三卷

又

邢淇瞻先生撰

夫子說一時字有子說一生字可知虛靈活潑萬世不滅



父子兄弟天地民物一以貫之者也

本猶根也春風著處萬木精神以有根在然而穀子果仁因何芽動不學不慮知能何來能於此參會得徹生意不窮所以爲子所以爲弟所以爲人所以爲仁俱了然矣吾人一生所行的道理總不外爲仁所爲仁的真念總不外愛敬只因世人舍却真本從花葉上剪綵塗脂枉費心力所以有子激勸指點只要吾人從孩提少長生來的知能承懽徐行易生的愛敬隨時提醒不使放倒觸處充養不使偏枯則此天地民物大生合一的虛靈不昧活潑無已若一迷失反覺犯上作亂內亦有滋味便不得爲人矣可不畏哉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務本之真精神也

第五會

劉先生記

傅環如講中庸首章既畢請諸老發明未盡之旨石翁曰講書則然只要吾輩坐下有用處諸友茫然無以應予申之曰請諸老就此尋箇獨處或曰此間有獨乎曰獨處固獨大廷廣衆亦是獨此時在坐能不欺朋友便是不欺屋漏真翁曰正可各各吐自己的心與朋友相證會約中所謂揭肺肝於大廷是也若纔有一毫遮掩的心便不是慎獨衆無對予曰此著工夫儘容易如何無一人肯擔當者楊友一之起而應聲曰亦儘肯擔當只是工夫難石翁曰人患不擔當若肯擔當何問功夫是難是易只纔說是難正坐不肯擔當在於是滿座皆有省一友復問天命之性石翁曰此是指點語亦只就人身中指點出來不是天有



箇命付與人纔有這性也如中和等語亦然或曰此不必慎獨後方得之否曰然黃翁曰乃慎獨後方見此等氣象耳或問位育是實有是事否石翁曰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但人心纔有偏倚乖戾處便覺得天地翻覆物物不得其所日用體驗最是真切何必遠求余曰此只在喜怒哀樂上認取如易發難制者莫如怒我輩試一自反日用之間有多少不中節處此時看得天地萬物果是如何既而曰中庸此篇分明畫出人道樣子我輩就坐下逐節檢點都在這裡如何終無人擔當也一生曰人能無喜怒哀樂四者方是道石翁曰戲論因起而退將起有地方人來訴枉者闖而入問之乃訴余一僕者不法事也姑遣之既退又俟余家間訴其詳蓋負債余家而僕持之厲請余寬之耳

又

門人周懋宗記

余廉其事取券抹之然惡其赴會抵賴聲色少厲既而自反於懲忿一關猶覺打不過向者之言總成戲論乎勉之傅友環如解天命之謂性一章屏息受教劉先生曰看此章書便可悟人道之大全從上梢言之則原本於天從下梢言之則推極於天地位萬物育分明寫出一箇完人來看陶先生曰天地位萬物育且莫說得太遠吾輩須向此中討箇合下承當處聖賢立言設教絕不強人以難曰性曰道曰教曰中和亦是當時現成語他人紛紛詮釋之子思子切近指點之耳劉先生曰學問喫緊工夫全在慎獨人能慎獨便爲天地間完人且問座中人認取獨在何處衆無應者劉先生曰須知獨只在此間大衆中獨不離



衆不睹不聞在睹聞中又問座中人有能舉似獨體者否  
楊友一之對曰能睹能聞卽是獨體未知慎獨工夫從何  
下手耳劉先生曰認得能睹能聞是獨體則慎獨工夫便  
可下手矣又問位育處果是功化否陶先生曰天地萬物  
本是吾輩有分家貲俱須吾輩著實料理人之爲人豈不  
甚大今人營構數椽負郭數頃妻孥衣食盤據其中將天  
地萬物偌大家貲盡情撇掉絕不料理殊堪悲愍爾先生  
又曰慎獨工夫原極中庸原極易簡譬如行萬斛之舟於  
江湖之上把定舵牙自操自縱獨者位天地育萬物之舵  
牙也所以高景逸先生有云獨者獨自之獨吾自知之吾  
自慎之而已楊友一之曰認得獨體猶易著實下工夫處  
甚難陶先生曰認得這屋子自我居住有穢自然掃除有  
壞自然修葺人但不認取主人翁耳劉先生曰主人翁只  
是一箇識認是他下手亦是他這一箇只在這腔子內原  
無彼此有甚難易吾輩惟真實承當這主人翁日用間小  
小帳簿自能料理喜怒哀樂如何是中節如何是不中節  
都瞞過他不得何難一一下手一友曰喜怒哀樂到無處  
方是極致劉先生曰然則天地萬物亦可無否大凡學者  
問以問其所疑言以言其所信言不由衷豈能慎獨慎與  
不慎人禽之關不可不畏諸友受教而退門人周懋宗執  
筆而記其語仰而思俯而嘆曰嗟乎天地之大也萬物之  
衆也位之育之其權在吾而握機乃在慎獨夫不慎獨則  
不能位育不位育則不成其爲人吾黨十二時中四威儀  
內一呼一吸念起念伏可須臾忘兩先生證人至意與



中庸首章大旨

劉先生撰

按此篇即全書第八卷  
中庸首章說茲不復錄

附陶先生與劉先生書

講學如指路先要頭路清頭路不清將令行者迷所適從未免失足於坑塹打入於葛藤窠矣先正所以只提一字或心或性或良知等不多著字面以知即是心心即是性推而至於百千萬種名色總是一物隨從一處入皆可到家譬如上陣時或刀或槊但取可以殺人不必要逐件演過也讀中庸首章義已得聖賢大旨性道教中和不睹不聞獨等總是這箇天地萬物總在裏許全具家私狼籍顯露只要人認取認得便是富人不肯認仍是貧子至於工夫只一慎獨獨者把柄在我此處最易為力一撥便轉不費手不憚濫簡易直截莫過於此惜乎學者之不肯受用而日入於艱難險阻之域也不識翁臺以為何如

第六會

門人周尚夫記

八月三日會葉友開先問劉先生曰並生為人而君子小人懸殊乃爾抑莫先有以異耶抑其后無能同耶請問其指先生曰其先本無所異其後無不可同以緣習心憊濫將聖賢地位讓與別人自甘流俗所以愈趨愈遠一說聖賢二字便頰首咋舌不肯下手承當豈不手承當便是聖賢地位李友稽首曰陽明先生不云乎滿街之人皆堯舜也先生曰滿街皆堯舜亦自陽明先生言之耳若滿街之人質質而趨焉能自認且無論滿街之人即座中諸友孰肯憬然以堯舜自認者彼途之人不知堯舜為何如人



望之以爲不可幾及而不肯承當猶是無明鈍漢此等人  
尚可撥轉惟退諉之人明知堯舜人人可爲直自不肯當  
下承當此等病根深入骨髓正所謂無勇懦夫終身墮落  
者也同並生爲人至此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當時  
聞者必以顏子爲大言不慚未便道是箇舜豈知今日觀  
之顏子當日身地便已站住乎今人勿以顏子之言爲迂  
直下承當便與顏子同歸也葉友曰今人若欲有爲下手  
工夫何在先生曰孟子不云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  
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願諸君從此理會葉友因講  
吾十有五章講畢復問曰夫子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  
學祇事心耳故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其心  
三月不違仁此旨是否先生曰此方是善問除却心更有  
何學夫子從心上打出一條血路自始至終一絲到底浸  
假而上自不容已顏子亦然吾儕若肯向自心上搜求隨  
其資稟必能自開戶牖自闢程途後來結局必有可觀前  
所商下手工夫斷未有外此者心之所之謂志則其下手  
之第一義也事心要矣志亟焉葉友又問曰知行之旨  
若何李稽箚曰湯明先生云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  
行在只說一箇行己自有知在不然却是四十五十六十  
只知而不行七十只行而不知矣然以愚言之夫子終身  
好學亦只行而無知在其中矣葉友曰飢不食渴不蹈  
水火亦必知而後行耶先生曰所知亦只是要知此心  
只此便是行有是之後可說大抵知行兩字總是此心中  
做手名目學以求此心亦更無知行可說禪門放下屠刀



立地證佛是知乎是行乎於此亦可悟知行合一之妙李稽箭曰昔鄒南阜先生講學吉陽化一屠而衆屠皆化然則屠者固可與道學也先生曰彼身屠而心非屠故放下便可成佛凡人受過者皆身也心原不受過人知心不受過時便可當下示警了願諸君各各自反無忽諸友唯唯乃起而退門人局尚夫筆敬紀其語云

第七會

學人王資治記

時大雨後平地水數尺會之日復雨赴者不半故陶先生亦不赴席劉先生甫入坐曰今日至者可謂水火不避矣且人境靜一正好商究此事楊友貞一舉問前月講志學章意旨未透願先生再加發明先生曰只講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句便了後文可且放過夫子十五志學志之一字是學問根腳腳跟既定後邊許多境界相逼而來今我輩生年半耗過夫子志學之年不知幾何日月亦有從此志聖人之學者乎此時無志更待何時諸友既知此事親切便須勇猛直前實實荷擔若只是講解文義縱將夫子一生面目滿盤畫出何益吾事卽每月聚講只是一番雅集殊非共學之意

楊友貞一舉子張學干祿一章請質先生曰此正是聖門判斷天人理欲內外關頭

舉子張起至此見全書第十三卷

子張學問好

廣務高不免向外馳求纔向外求是人欲故夫子以祿在其中一語攔頭截斷他不放與出路吾儒學問只有言行兩端做箇證佐猶然是向外邊事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爲尤爲悔皆從高廣處生來惟慎之一字



足以揅言之樞機歸於至約之地有不言言必言吾心之所信有不行行必行吾心之所安一生精神點點滴滴收歸自己元神上來纔是真實學問祿向此中求纔是真祿故曰祿在其中不必待言揚行舉了學者纔有求揚求舉之心則吾之言行總以爲人任他甚樣修爲到底成一功名之儒而已一著功名便是富貴我輩今日聚講正要把握這箇關頭大家勘破秀才自成童入塾父師之所教朋友之所習只有富貴兩字這兩字薰入臟腑一生營辦只了得此念其高者進而求之功名欲掀揭樹立以垂不朽究竟也只成就得富貴一局更進之抗談道德提玄說妙及至叩其中懷夾帶不少究竟也只成就得富貴一局然則舉世一富貴之場盡人皆求富貴之徒渾身墮在人欲坑裏那有出頭日子真正爲學者須是大開眼孔將富貴兩字預先看破方纔有立志之學可以商量

何仲淵問曰富貴二字學人正難鏟斷畢竟求箇鏟斷處先生曰若犯了自暴自棄之病則終無鏟斷日矣其實人之窮通得失自有定數決非圖度而得故曰耕也餒在學也祿在若上根利器合下判斷清楚從吾性命處一肩擔承世間一切富貴功名何處恣憑得上

楊貞一問曰楊龜山先生應蔡京之薦莫非是干祿否先生曰古人出處各有所爲如魚飲水冷煖自知龜山先生大儒也其出處自不苟不當輕議我輩學問只要看自己當下念頭如何若所志果不在富貴上則如吾夫子周流環轍正是學脈便爲龜山何病不然卽逃富貴而不居或



爲洗耳沉淵亦不是學大抵一成之格不可以相人應世之跡未可以論學吾輩且自開眼孔莫被昔人瞞過

何仲淵問曰慎言其餘兩慎字便是慎獨之慎否先生曰慎那有兩箇言行分修不是逐念逐事上簡點須知未言未行時原自惺惺而言行隨之所謂慎獨也學以慎獨纔是根本上工夫非尋數枝葉者比

先生叩諸友平日用功處楊貞一曰某平日不敢自菲每自簡念頭行必正事交必正人讀必正書不如是則自家念頭便過去不得亦有念不起時如昏黑一般此是何境先生曰外塵偶息念與俱靜實非大易何思何慮氣象人心只有箇覺體纔墮昏黑便不是學者須從覺處理會入方是向上一機若一向求靜少閒應事接物依舊不得力

靜也只是昏黑動也只是昏黑問未發之中是覺體否先生曰然中庸言學問功化極於位育位育只在致中和然所可實力者獨未發之中耳王資治曰此處沒巴鼻殊難摹索先生曰中體瑩然何勞摹索纔摹索便不是知此便知未發之中念不起時至此見全書第十三卷問應事接人讀書三項正是喫緊工夫否曰都向覺處求便得

何仲淵問曰古人教人善觀未發時氣象則用心全在空寂處緣何曾子慎獨又有三省先生曰未發時已是有發的氣象在何謂空寂卽三省也不是逐念逐事的工夫正是慎獨處

何仲淵又問三省之旨何如先生曰學以誠爲宗忠信者誠也傳習者傳習此誠也故後儒曰三省只是一省這誠



處正是獨體未發之中

此條見全書第十三卷

或問學果不廢聞見否先生曰從古學統唐虞而上不可攷然特取虞舜與孔子爲宗的何也虞舜不自用而用人好問好察皆就聞見處得來孔子一生好古敏求問官問禮亦然但古人多聞多見原爲反約地不似后儒專驚耳目看來亦緣古人心虛盡奪得有我自是之見所以學有進步吾輩專談本心以聞見爲第二義多屬私心自是邊伎倆此又是因藥發病了學者不可不知人講竟先生見學者多費文義解說因顧四座曰坐中周丈是真學問人可爲學人榜樣諸友見得麼楊貞一卽向周請益周欲答先生曰又何益乎貞一未領王資治曰先生此語切須理會

周炯吾肅躬請曰某平日見得常惺惺不敢自放欲培得厚些發出來得力是否先生曰且培養何仲淵曰旣常惺惺云何用培先生曰本體具足一向主人翁睡著聽其散失主人旣覺寶藏現成更不向外邊聞見知解上走漏去便是培

第八會

後學王光瀛記

孫聞思以克己章義請證陶先生曰天地間渾然一己無人無我無天下萬物一體所謂仁也此己之中渾然天則己卽是禮更無二物中間只爲自私自利之念將來也認作形骸形骸之見旣起己與天下判然兩截鎔合不來人之痛癢不相關己之痿痺不能起便是不仁仁與不仁都是此己工夫只在一反一覆之間最是直捷簡要如何將



此萬物一體之己收成自私自利之己能完此己之本體便是復禮便是天下歸曰復曰歸分明還其舊宅不用他尋近來克作對治之說固是實學但終是偏舉之學不是正宗凡人只要認得此己直頭一呼把禮作主視聽言動種種隄防絕非著意費力譬如一人認得自家大家紀中間灑掃門庭修築墻宇自然漸次用功如家紀認不著終日灑掃修築都是爲別人客作與己毫無干涉吾人克己之功只要認得自家大家紀而已舊習形骸都是夢中翻然大同之我正如覺時譬如做夢之人只要一覺夢即成空凡人只要求其一覺豈向夢時用功耶

劉先生曰吾人曉得儘有六七分行時不能一二分此爲何故陶先生曰只爲曉得的認是別人不肯體貼在自己身上如克己章講師傳習非不明白但認作顏子之己不肯認作自家之己雖講論最明白修無涉

劉先生曰凡人說得十分不如做得一分講論無益只在力行一友進曰今日講席真可廢也先生曰今日講席正講箇力行中事

陶先生曰吾人同此學道之身真正英雄定然合下承當若不肯承當塊然此己有耳若聾有目若盲真可憐恨劉先生曰孟子曰哀哉哀哉二字大抵做醒人若能將此二字時時搥搥便是承當法又曰今我輩且從對治處下手有耳何故若聾有目何故若盲只就視聽言動間一一簡點將形骸之障漸次銷融自然透出本體光明不期識認而識認已解故陽明先生又曰行到自然然後知若不曾下此



等工夫卻去苦與之說天地萬物一體之已只是當面錯過便

第九會

後學邵邦學記

十一月初三日司講王予安講尋路問事鬼神耳以生死一事爲門陶先生取繫詞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并原始反終之道娓娓言之劉先生微示一語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直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以生死一事起至此王予安起而更端曰以蠢然者爲生則何人不生以冥然者爲死則何人不死何以曰知夫子他日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以曰可劉先生因以良知之說開示之是日會稽學師章先生初在座劉先生問之曰陽明先生所謂良知從何處致起章先生

生應曰思劉先生首肯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陶先生則深不然之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一涉思慮便是鬼家活計凡一切省察克治皆落第二義如人坐暗室中終日怕鬼雖燈以照之劍以衛之不若洞而門戶青天白日之下魍魎魑魅自不敢入其室中此顏子克己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之分也時座中有以知行之說進者謂知之真必須行之力而陶先生則單提一知董黃翁則單重一行斷斷焉爭之不置劉先生曰我輩言良知正爲力行地耳要之知與行總不得分大學曰致知在格物陽明先生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涇陽先生曰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亦良知也卽不知而慮亦良知也微良知則有安於不知已耳安能以慮之而知也中庸曰或生而



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合之而知之道明矣生之事畢矣陶先生一涉思慮為鬼家活計尚有疑義焉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者人之所以作聖者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言殊途百慮無非同歸一致也何思何慮非謂思慮必不可也中庸論誠之者曰擇善而固執其不思而得之善也天外無人也至其所以擇善則不外學問思辨人外亦無天也故大學曰慮而后能得世所謂思皆妄想也安后之慮正知止之知不可無也最後以臨終了悟前生謂知生死大事則竟落輪迴非吾儒所謂生死矣蓋吾儒之學以了生死為事佛氏之說亦以了生死為事但吾儒之學事事求之於實惟盡其生事以善其死事故曰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佛氏之說事事求之於虛必悟於生前以知於死後故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夫生自有所來而所來不可知死自有所去而所去不可知可知者只有生而已矣其可知者不可不求以知之而其不可知者必不可知亦不必知者也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也於所不可知者而求之則為素隱而已矣於所不可知者而求之則為行怪而已矣是故吾儒之道只從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當其常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值其變則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孔子之所謂成仁孟子之所謂取義如此而已矣必求之於生前死後則種種索之杳渺不可知而三世輪迴之說起矣此吾儒異端是非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



附記

門人祁鳳佳

康侯謂生有自來而不必知其來死有自去而不必知其去此無所爲而爲之說也而鄙意似覺有未然者人生惟生死事極大必實實落落知其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地明徹工夫方得穩實此正所謂良知也邵康節先生云須知虛過死萬遍卻似不曾生一般正謂不知其去來將有任其去來而懵懵然蚩蚩然形銷神滅以淪沒已耳夫人生七尺之身僅軀殼耳必須反身嘿識之中何以不思不勉而能視能聽又何以不學不慮而能愛能敬此則人之所以生所以死者非大明始終者其孰能知之譬如觀火薪焰其質耳原始而知火之所以生反終而知火之所以死是明於觀火者彼謂薪焰爲火是不知去來人也豈謂人之死也形旣朽滅神亦飄散舜跖同歸於必朽而惟留善惡之名乎蓋學以全生全歸爲準的旣云全歸安得謂與俱朽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先哲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又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斯言皆未可忽也則其來其去決當時時警策步步尋求也敢附以爲質

附說

劉先生述

理會生死之說本出於禪門夫子言原始反終這是天地萬物公共的道理絕非一身生來死去之謂與禪門迥異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蚤已斷滅種子



了故其工夫專究到無生一路只留箇覺性不壞再做后  
 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宜從天地萬物  
 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萬物  
 之終即吾之終終始無窮盡只此是死生之說原  
 來死生只是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  
 一例看是甚快活余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  
 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  
 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箇貪生  
 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箇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  
 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  
 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即  
 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

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  
 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  
 生死關難過從此理會得透天地萬物便在這裏方是聞  
 道自聖學不明起至此身康侯所見大抵然衛聖有功  
 全書第八卷生死說  
 吾道但謂生有去來而不必知其去來歸之聖人不知則  
 其說猶有未盡者死生何等事而可以不知諉之宜乎不  
 免於德公之駁而德公則直以知去來為良知恐亦有  
 說良知不慮而知本無去來試問有去有來的又是何物  
 若只是始終之理雖有生死實無去來既有去來便屬虛  
 空幻妄豈不正墮鬼家活計乎惟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  
 死而亡者庶幾得之卻又不肯一口承認何耶

明德問



按此問見全書第九卷與章晉侯問答茲不復錄

知生說

陶先生述

學何事窮理盡性致命焉已矣窮理者知生死者也盡性者善生死者也致命者無生死者也吾命原無生死而何以忽有生死此理之不可不窮也吾命原無生死而究竟不免生死此性之不可不盡也窮理而后知吾身與天地萬物之皆妄有終始而實無去來盡性而后知吾身與天地萬物之皆真無住著而不遺利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后知天地之惟吾範圍萬物之惟吾曲成而吾身與天地萬物之晝夜惟吾通知所寄似有方而吾之神實無方也所托似有體而吾之易實無體也有方故有往來有體故有成壞無方無體者無往來無成壞而又何生死之有明乎此而后識吾身與天地萬物始終於吾命而吾命不隨吾身與天地萬物為始終迥然無對超然獨存至尊至貴無首無尾此吾儒生死之極談無事假途於蔥嶺者也雖使禪門之人具大辨才雲興百問瓶瀉千洲亦烏能加吾之毫末哉敢以此畢諸君子知生之說

第十會

門人章明德記

有客韓參夫者諱位北京宛平人嘗學程朱之學聞此會不遠數千里攜一子負笈而來先期持章羽侯書謁劉先生門下因訪史子虛於館子虛以病瘳向不赴會適病愈屆期同至遂叩參夫生平所學云居敬窮理者是一是二參夫曰本一事也不得不做兩語說陶先生曰畢竟下手有先後參夫曰當從居敬入心若敬時纔肯窮理陶先生



曰說箇肯字還是立志邊事未可語工夫也據某見還當以窮理爲先譬如行路必先識路理有未窮則知有未致空空去敬此心便無把握所以陽明先生單提致良知爲宗參夫唯唯既而曰學問固貴有原本然外面三千三百之禮也須逐件檢點每見世儒喜談高遠把一切威儀動盪盡應脫畧幾見枝葉枯槁而得謂根本無虧者陶先生曰若是根本無虧者其枝葉必然茂盛不須一心在裏面做主又一心去外面收攝劉先生曰此際正須商量說禮是心外之禮縱外面做私十分停當都只是向外馳求識得禮卽吾心自然之天則不令一毫放差卽此是性之學打成一片自然融洽卽此是惟一之學有何內外祖之可言又曰禮只是箇敬只此是居敬只此是窮理

一友引陽明先生語曰居敬是居窮理之敬之理是窮居敬之理一座恍然李明初又據禮後之說妮死不置復尊仁義爲本而舉事親從兄與節文斯者第六卷後陶先生曰此愈支離矣因正色曰吾輩今日講學如指路然引導一差便陷人於荆棘之中使吾今日所言者一涉似是而非之談苟衆皆以爲非其失猶小萬一深信之而不疑厥後流入異端一途自誤誤人罪若何可言所以吾輩不敢輕易開口說一句願諸君皆知此意司講祁文載因舉古之學者爲己章請問均一學也如何有爲己爲人之別此其受病當在何處劉先生曰病在不識己此己非形骸軀殼之謂原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若識得此意無往非己無往非爲己之學更有何事可容把握在人分上此是



爲己最親切處邵文載起至此見全書第十三卷陶先生曰譬如鏡之照物我影人影盡收攝於一鏡之內劉先生曰只開眼處同堂之上那一人不收入吾眼內李明初曰不然畢竟一堂中人有痛癢我卻不知其血脈又何能通天地萬物陶先生曰豈特不知他人痛癢卽一身痛癢亦儘有不知處如身之有爪髮也以刀斷截之會有知其痛癢者乎然必不能以不知痛癢而遂肯聽其斷截也劉先生曰若仍以軀殼分人已一膜之外痛癢誠有不知倘能破除形骸則血脈斷無不通者卽今諸友相證彼有所疑不得不向此求信則彼之血脈已通於此矣此有所信不得不爲彼剖疑則此之血脈復通於彼矣推之天地萬物亦猶是也陶先生曰且道

今人無事不爲己者如何一到學問上反爲人不爲己此際正宜痛省於是一座爲之憮然頃之文載復請曰亦知掃除私意而私意未免隨掃隨起奈何沈中一曰起時可覺否曰覺曰覺則爾還會自掃除矣陶先生曰也不要怕他習染深重如何便得一私不起至學緊喫處只在遷善改過可見唯聖人有過唯聖人時時覺過耳一起卽覺一覺卽改此所以爲聖人也文載曰今人退諉正坐此病德驚問曰陶先生此語政教見承當如何反生退諉文載曰今人動輒謂聖人且不能無過何況於我借以藉口非退諉而何德曰誤矣見此時只合道聖人且不能無過則我雖有過能改還可做得聖人如此便勇往直前矣劉先生曰凡論學須識得大頭腦所在苟能用力於根源之地遇



私意起時自然會覺覺時自然會改不要將精神專困在改過上流而為正助之病文載憮然

第十一會

門人章明德錄

按此次會語已見全書第九卷與李生明初問答茲不復錄

附劉先生答李明初書

伏承明問謹畧為條答如左

按已下答語十一則俱見全書第十九卷答李生明初茲不復錄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一終

會稽後學陶鎔校刊



